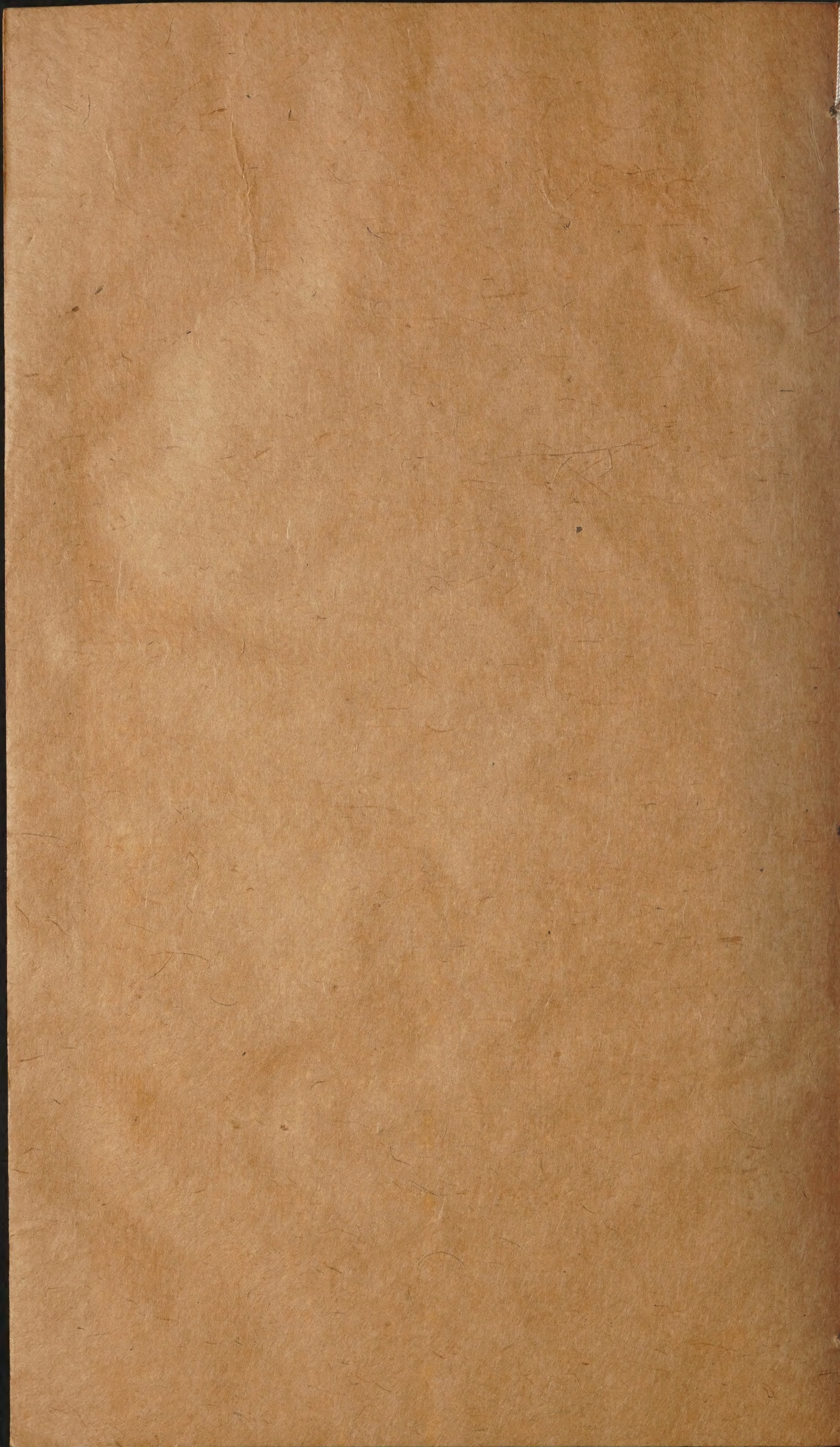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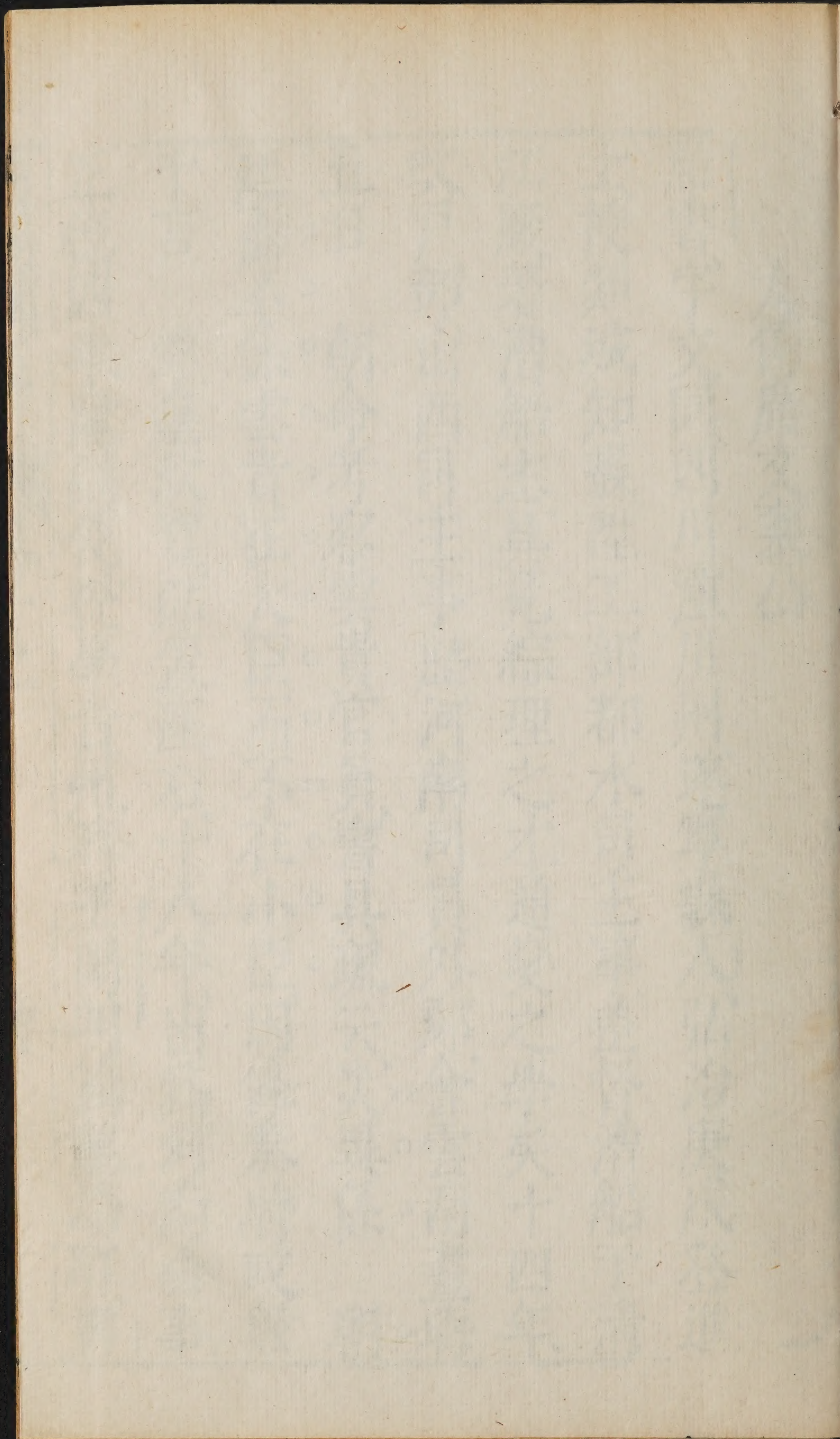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郯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淸江廠、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戸部山西司主事、陞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晦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 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貼置座右、十八年、出爲河南僉事、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

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　上宜　考孝皇　母昭聖太后　父母稱本生叔父母　上勉從之旣下詔終以爲疑書及張璁霍韜抗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

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
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古
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
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
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廷試以收人望服
士心請　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　上是其言六年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
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
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寃錄以

明象山之究識者韙之、

一清誌銘略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　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　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訃聞、　上悼惜、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發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

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䘏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 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朘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尅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

事、甲申中春　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詾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　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幷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詾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　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

陞允、亟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
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
即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
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
失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菜來
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
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倣
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　詔
褒荅、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

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官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違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

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矛曰 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 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 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遏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 天子謂禮弗

胥如跌跌地弗視羣咻柰何曰有人紀匪衆之徇唯權
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
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
公不起在床　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
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殁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水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
是璁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
禹繼舜統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　皇上尊爲天子
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

唯定號　皇考與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
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　陛
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與獻之異羣廟當
稱禰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　與獻帝曰皇
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
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　陛
下入繼大統果許爲　孝宗子乎且　孝宗有子更
爲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
獻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未經覽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上曰
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清久繫獄因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擢浙

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論因像祀焉會　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内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瞹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鎻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儇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

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推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
議喪禮稱 上意[illegible]公[illegible]動名直無[illegible]公遂累
請立 皇太子[illegible]都[illegible]中外震
恐公請[illegible]自效又
密言[illegible]上雖難於
還而[illegible]寔 上幸便
殿問羣[illegible]左[illegible]以責
我臣請討[illegible]公有逆嚴士風諭以
無文故[illegible]為外臣通

貢市往返[illegible]不退從而
拒之其勢必[illegible]是朝會廷
臣議廷臣皆言[illegible]一[illegible]耳而墮
軍威長虜志[illegible]虜亦退府尹公
剟以副使坐法[illegible]其木曰欲
威虜非豹不可即日[illegible]起行[illegible]中丞公上言延安
卒善戰而雲中卒[illegible]所長　上從之時以
朶顏三衛爲虜耳[illegible]三衛導虜有其
情而無其迹罪之[illegible]不書以扞圉失

厥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寄諮公、公寖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既崩、始謚曰孝烈、尋易今謚、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傾、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

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　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
上不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
正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入衛卒公
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
倡勇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
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
令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
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
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

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
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峙具；守令果，則哨探嚴；
守令警，則閭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
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
公念虜盜邊，士不得田畜，宣大米麥貴，無所得，而戍
卒月餉七鐶，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
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
府，費八鐶，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
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 上如其言。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 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 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 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公朝夕傍偟曰、此豈 至尊安居所、乃請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 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

上勅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公欲傳嗣令
擬　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應龍通政參議
報可矣忽有　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
公爲之闢說應龍得無恙　上亦悟輒嵩直廬賜公
公旣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篚
天下翕然想望風釆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東
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掇以晞
望者而亦負畚荷鍤耶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

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祖宗無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恙、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又問公比日乩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犬虜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醮、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

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　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計愽危懼公從容言愽悉兵情盡力　縣官　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　上下制建雩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藏匱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

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美得百萬以爲功遂著
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
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閫以上債事輒以緹騎逮所至
爲暴公在政地省减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
海瑞上書斥　乘輿　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
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
如置之則彼計失而　聖德益彰瑞以是得毋死
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　聖躬防姦宄爲對語甚
切至　上崩　穆宗即位公推　先帝意罷齋醮

不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
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
習典制中外倚重　上欲幸故邸公言　祖宗時非
郊祀幸學耕耤　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
故邸可乎　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
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
大臣皆爲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
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
中秋致語公謂　先帝新棄羣臣非宴樂時臣不敢

奉詔、上於是為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

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 上使使存問賜諭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諸生、即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詮、故其發於事業光

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僞田宅錄奩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雨 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頴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飈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贅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絕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
館授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
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公日與同志徐公樾
輩切劘踰歲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
蜀士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
年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
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
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二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
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求知性也

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懽然嚮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卽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是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録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

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　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勑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勑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齮齕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即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

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謄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置第爲尚文東遊說 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叅因 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

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怍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訃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 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即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 上

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沭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郎

性命即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離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 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 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于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 旨以原官暨掌國子事八月朔 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 上見公闡發精明音吐洪鬯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掐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

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李

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次格心贊治不宜

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年高任南京

者仍令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

事戊辰正月公遂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

十萬于畿內府公執不可曰襄南京建振武營致大

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燕薊乃戎馬

場豈藉南兵當事者罷其招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

三千教烏銃識者謂爲得籌算之奉　命教庶吉士

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為 皇太子千
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
臺幾下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及言之
語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志而 上之
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
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
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近日朝綱
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甚
喜之時 上多恭默嘗面諭公[illegible]

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
同任閣事、又撰勑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
大同邊臣棄城屯爲巡按暨利道所參而閣臣未有
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
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許籍不出、上聞溫
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憐、乃上疏乞解贊輔
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
清議八字實爲之足矣今 吏部吏書臣俱仍姑息臣欲
爭論而力不能救、懷慚思退、 上優詔留之是日

上以原[illegible][illegible]之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暨年盡奪之論而罔
中禧以為才[illegible]謀[illegible]要復　上[illegible][illegible]解之公信公益篤
明年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遵祖制收兵權以勸[illegible]略云我
朝內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乃　高皇帝定鼎建太平計俾
免前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之舊永樂末年因[illegible][illegible]兵北伐旋
師後遂結[illegible]三[illegible]營仍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
大營其實[illegible]五府兵也正統末年營變為十團營弘
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
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營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

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歸
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晩則將事之危未可測也
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
需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
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
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一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
兵於閫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

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
上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
兵兵科掞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
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
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為分謗地故推公
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
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
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　上不允乃請給
假回籍遂薨卒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

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　先帝所斥如大獄及
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
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
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
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
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
爲徐姻家已嫉張御　又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
例在應議列當請勑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
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

削爵没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荅横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暫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棼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

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愼交齊防虜劫盟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劾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贓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參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　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侃

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
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
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
歸且曰願　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内閣毋久專
大權樹衆黨别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　祖訓下
不忝職掌　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
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
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公與議廕一子中
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門人請設教平水寺會

毅宗大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試第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郎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

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
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
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
下缺、、、、、、、、、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
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具公內外
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未疾作輟編丙子三
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諭祭誥贈少保
諡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劉
、、、、、、、、、、、、
忠英偉稱其氣貌觧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

程不同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illegible]伯陽子羽爰逹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揚諸子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續藏書十二卷終

